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汪彥博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紹昱

謄錄監生<sub>臣</sub>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癸

情善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  
情者外染也于是最末故居于癸也

高唐賦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

五臣無於

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其上獨有雲氣崒

慈聿

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

無窮

善曰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爾雅崒者屈屨注謂山峯頭巉出

然言雲氣形似于山

濟曰高唐觀名懷王時游雲夢夢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于山下置此觀焉崒高舉

貌言雲之高舉變轉容色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

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善曰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

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于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于巫

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  
襄王時復遊於高唐  
為高唐之客  
善曰自言為高唐之客  
聞君

游高唐願薦枕席  
善曰薦進也欲親進于枕席求親昵之意也  
王因幸之去

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  
阻善曰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書注曰

巫山南郡巫縣阻險也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音戶善曰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良曰朝行雲暮行雨皆神女自稱陽臺神自言之實無有也  
旦朝

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向曰至朝視之如見雲雨之象故為立廟號朝

雲之廟  
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暉隊

兮若松櫨  
音時善曰暉茂貌櫨直堅貌  
其少進

也晰折兮若姣統姬揚袂郭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

榮兮若駕馭馬建羽旗

善曰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

思也韓詩曰偈榮徒也疾驅貌周禮曰析羽為旗謂破五色鳥羽為之也言氣變化或如駕馭馬建旗也建立也

銳曰晰白姣美袂袖也偈挺湫小子兮如風淒兮如雨

風止雨霽才雲無處所

善曰湫兮涼貌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曰今

南陽人呼雨止為霽向曰湫淒皆涼也言雲氣如風雨之涼也霽晴也王曰寡人方今可

以游乎玉曰可

五臣有也字

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

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泉珍

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善曰方今

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廣閭也普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良曰言神之所居高敞廣遠可為

萬物之祖至於怪異奇美不可具論說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

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

善曰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

比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謂橫斜而上翰曰疇匹也言不可比匹也互曲也其道曲折登

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阬

音池善本作丁兮切

之穠

水

善曰巉巖石勢

不生草木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阬周禮曰以瀦畜水字林曰穠積也與畜同翰曰登高下望臨大陵穠水之

上阬陵也

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

普

洶洶

許其

無聲兮潰

胡隗

淡淡而並入

善曰百谷者衆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湍水暴至聲

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波騰貌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平滿貌

並入蓄水之所滂洋洋而四施兮翁孔湛湛而不善本弗止長風

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

善曰翁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

莊子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畝丘郭璞注曰丘有隴界如田畝素問歧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浪而隴起言風吹水勢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

會

善曰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却相會濟曰會合也言水觸岸相擊波濤自

相迫隘交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善曰

引而却會崒

聿

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

崒聚



也謂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此水之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尚書曰夾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海畔山也

良曰碣石海畔山半在水中言此水磔歷波濤澎湃然而起爾如望碣石以浮海也磔烏磔善作

磔盧罪而相摩兮嶮音轟震天之磔磔康蓋反善曰相

相摩礪聲動徹天說文曰礪小石也礪礪衆石貌嶮聲也字林曰礪大聲也翰曰嶮礪皆礪石相摩之聲震

天言聲大也巨石溺溺之澆仕溺仕今沫末潼潼同而高厲

善曰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澆溺石在水中出沒之貌沫水高低貌潼潼高貌厲起也向曰水觸大石溺溺

而止澆溺而下蹙沫潼水澹澹徒而盤五臣作般紆兮步干切

洪波淫淫之溶溶音曳善曰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去遠貌溶溶猶蕩動也

銑曰水之迴

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需需

昔蓋反善曰

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興聲需需然也上林賦曰穹隆雲橈義出於此纂文曰雲若大波濟

曰水相擊踊波如雲起也需需水聲也

猛獸驚而跳

條駭兮妄奔走而馳

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

許

鵬鶚鷹鷂飛揚伏竄

善曰妄謂不覺

東西漫走竄走也說文曰鷁鷁鳥也與照切良曰禽獸聞水聲皆驚駭奔竄

股戰脅息安敢

妄擊

善曰股戰猶股栗也脅息猶翕息也

翰於是水

蟲盡暴乘渚之陽

善曰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曬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渚陽

水北暖故魚鼈游焉

銑曰水族

鼃鼃鱣

張

鮪

干

交積

縱橫

皇

振鱗奮翼蜚蜚

於蛇蛇於

中阪遙望

善曰謂張其鱗甲翼

魚腮邊兩鬣也蜚蜚蛇蛇龍蛇之貌上言水中蟲盡暴

摠包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

銑曰皆失勢去水

相望於中阪之上

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

曾不可殫形榛

士

林鬱盛葩華

五臣作葉

覆蓋雙椅

於

垂房

杲

渠幽切善作糾

枝還會

善曰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栗花長與葉間生自

相覆蓋也雙椅椅桐屬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合也糾枝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注

椅梧屬爾雅曰下勾曰糾

濟

徙靡澹

徒

淡隨波闔藹

愛東西施翼倚昵

五臣作椅昵椅音倚昵女倚切

豐沛

普

蓋切五臣作霈善曰徙靡

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紋也閭藹者言木蔭水波  
閭藹然也東西施翼者謂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  
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猗柔弱下垂貌猗於宜  
切猗于危切良曰言林木繁茂隨風波而動如羽翼  
之布椅棼柔弱貌豐需言多也綠葉紫裏朱莖白蒂音帝猶房也善曰裏

裏實皮也蒂花根也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音籟

賴善曰左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  
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

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懸俱會  
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向曰纖細也風吹細

條似竽籟之聲竽笙屬籟簫也銑感心動耳迴腸傷  
曰四會謂四方之聲與之相會合也

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善曰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  
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

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翰曰音聲感傷人之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怨酸鼻將泣貌

長吏隳

許規切五臣作墮

官賢士

五臣作人失志

善曰尚書曰股肱隳哉孔安國曰隳

廢也失其本志不知所為向曰長吏賢士聞此聲皆廢官而失其本志愁思無已歎息垂

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

秦醉反善曰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上高處未至觀也瘁病

也盤岸嶺

官在官

振陳磴磴

五哀反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嶺岈銳山也振字當

作振字音振振整也以盤石整渠岸也陳列也磴磴高貌方言曰磴堅也銑曰盤盤繞其岸也嶺岈磴磴皆

山之峻大貌振陳謂陳列于其傍

磐石險峻傾崎欺

崖隤徒巖嶇駟參

差縱橫相追

善曰廣雅曰隤壞也說文曰墜下也勢如相追濟曰皆山勢騰秀之貌馭子

互

五臣作牙

橫梧

五臣作梧去聲

背穴偃蹠

音隻角也

偃蹠

善曰廣雅曰陬言山石之形

背穴偃蹠如有所踏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蹈也梧逆也路有橫石逆當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卻又當山之孔

穴

良曰陬山角也梧逆穴深蹠徑也言山角橫逆臨厄背深偃蹠人徑也

交加累積重疊

增益狀似砥

止

柱在巫山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

善作

千炫

縣耀

羊照

虹蜺

善曰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石之勢在巔岼嵒上重益其

高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嵒岸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說文曰俗望山谷千千青也千與芊古字通言

山高如虹蜺

也芊芊山色也

言山色可以照耀

其上

翰曰言山峻嶮如

俯視

嵒

深直貌

窅窅空

臣

崢嶸

呼交

寥窈冥

善曰廣雅曰崢嶸

深貌

峭士耕切

嶸音宏

窅窅空

交切

切

寥音 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善曰言山下杳遠不見但空勞

傾岸洋洋立而熊經善曰言岸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

聲岸傾水急觀者恐懼熊經如熊攀樹而立其身倮佯久而不去足盡汗出善曰謂阻

險之處人所懼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濟曰久立其傍恐懼皆流汗至足悠悠忽忽怡

超悵自失善曰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不知所斷王逸楚辭注曰怡悵悵然貌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責奔育之斷不能為勇善曰動驚也言無有

故對此而驚恐孟賁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嶮阻亦不能為勇也斷丁亂切良曰賁謂孟賁育謂夏育皆秦

武士對此皆懼卒骨措愕異物不知所出紕紕史莘莘所

若生于鬼若出于神

善曰卒七忽切爾雅曰還見也干故切愕與還同言卒然復有驚愕

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也縱然草草衆多之貌言不可測知翰曰愕驚也言其異物卒然而出令人

驚怪不知從來縱然草草然如鬼神出入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

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

止

平箕踵漫

莫

衍

以芳草羅

生

善曰自此已前并述山勢也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踵前闊後狹似箕衍平貌言山勢如箕之踵也向

曰異物之狀不可盡陳說銑曰山之形如箕之掌而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秋蘭芷

善作

蕙江蘿

善作

載菁

音

青荃

七

射

夜

干揭

起

車

居

苞并

善

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皆草名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張揖曰江蘿香草郭璞曰江蘿似水薺射干烏蓮草也



漢書音義曰揭車香草也苞并叢生也濟曰皆香草名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

掩掩

善曰靡靡相依倚貌天天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越掩掩言同時發也掩同也良曰薄草叢也天天

美貌越香謂香氣衆雀嗷嗷教雌雄相失哀鳴相號善連越掩掩香氣貌

雀鳥之通稱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良曰下欲論鳥故先言其聲王睢鸛離黃正真

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

皆當年遨遊善曰爾雅

曰睢鳩王睢也郭璞曰睢離類又曰鸛鸛鵲黃也郭璞曰鸛黃黑也方言曰或謂鵲黃為楚雀廣雅曰楚鳩一名鵲爾雅曰鵲周郭璞曰子鵲鳥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鵲胡主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云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思婦登此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為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一本云

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翰曰更唱迭和赴曲隨流

皆鳥名也皆皆聲也遨遊戲也

善曰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故言赴曲隨流者有

隨鳥類而成曲也向曰言鳥之唱和與流水合度

方之士羨門高谿善曰史記曰方士皆掩口左氏傳注

生求羨門高誓谿疑是誓字上成鬱林公樂聚穀善曰蓋亦方士也

穀疑是誓字未詳所見又鬱然

仙人盛多如林木公共也人共在山山作巢進純犧禱

穀食也聚食於山阿銑曰皆古之術士

璇室善曰進謂祭也禱祭也尚書曰神祇之犧牲牲用

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有瓊宮

璇室高誘曰璇宮以玉飾宮也濟曰純犧子諸神

謂純色犧牲也禱祈神也璇室以玉飾宮也醺肖

禮太一善曰醺祭也史記曰宜立太乙而上親郊之

良曰諸神百神也太一天神也天神尊敬稱禮

也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

合諧紬

抽

大弦而雅聲流洌風過而增悲哀

善曰傳祝已具神之

語已具言辭即祝所傳辭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

二旒雅聲正不淫邪列寒風也紬引也

翰曰祝告祭

辭也駟蒼螭謂以螭龍為駟也合諧旌旆相和之貌

向曰祝告祭辭也紬抽也言抽大樂之弦雅聲合清洌

洌風增

於其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怵

凜

悵

隸

惜

七

慄

脅

息

增

欬

善

曰

升悲傷貌脅息縮氣也增益也

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

星傳言羽獵街枚

梅

無聲

善曰

相傳言

語徧告衆士七

略曰羽獵

永始三年十二月

上校獵周禮街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語囂諠也枚狀如

箸橫街之

濟曰言布士卒如星之羅列也枚削竹箸

上校獵周禮街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語囂諠也枚狀如

箸橫街之

濟曰言布士卒如星之羅列也枚削竹箸

文選

九

銜之止

弓弩不發

伏

早不傾涉

莫朗馳草

音平

善

曰潏潏水廣遠貌說文曰革草草貌

良

飛鳥未及起

曰果罕網也傾猶施也革草草聚生貌

走獸未及發

善作

節奄忽蹄足灑血

善曰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

間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翰曰節猶少時也言鳥獸未及遠飛走少時之間蹄足之上皆

已灑

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

時擇日

善曰毛萇詩傳曰差擇也

向曰

獲車載獸車也舉其先得者其車已滿矣

觀必齋戒擇其時日而後往也

簡輿玄服建雲旂蜺為旌翠為蓋

善曰冬王

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略也省也翠翡翠也濟曰玄服法服也簡擇輿車脩法服以雲蜺為旌旂翠羽為蓋

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

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

論也會與神女相會良曰言如風雨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暗與神會

思萬方憂國害

開賢聖輔不逮

善曰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輔已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翰曰思萬

方之事憂國之利害開賢聖之路以補思慮之不及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五臣本無滯字

延年益壽千萬歲

善曰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

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九竅通暢精神得以伺察故延年益壽

神女賦

并序 濟曰神女即巫山神女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  
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  
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忽若有所喜紛紛  
擾擾未知何意

善曰晡日跌時也恍忽不自覺知之意  
所喜忽然喜悅 銑曰晡夕晚夕也紛

紛擾擾神  
志陵亂貌

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

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于是撫心定氣

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

善曰髣髴見不審也有記如  
有可記識也罔憂也撫覽也

見神玉  
女也玉

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

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

善作贊濟曰瓌美

之態不可盡舉而讚

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善曰韓詩曰東

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毛萇曰喻婦人有美白皙也

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暎兮如

花溫乎如瑩

音榮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說文曰瑩玉色也暎

盛貌貌光色如花溫潤如玉

良曰言神女之

五色並馳不可殫

丹

形詳而視

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

善曰馳施綺五色也

蒼頡篇曰縠似纂色赤胡愔切曰綺縠羅縠也言衣服盛多大彩也

極服妙綵照萬方

振繡衣被袿

圭

裳襪

五臣作襪

不短纖不長

善曰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

之袿說文曰襪衣厚貌如恭切向曰襪肥纖細也言長短合度

步裔裔兮曜殿堂忽

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媚

唾

被服

他薄裝

善曰裔行貌

婉美貌方言曰媚美也說文曰悅好也與婉同又悅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銑曰婉若游龍乘雲翔謂輕妙

婉弱也悅宜也

沐蘭澤含

五臣作含

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

心腸

善曰沐洗也柔弱也

濟曰言性靈和適心腸調順宜侍君旁

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

五臣作妖

麗兮含陰陽之渥飾

善曰言神女得陰陽厚美



之飾良曰渥飾謂含天地渥厚之美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

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嫱祥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

比之無色

善曰慎子曰毛嫱先施則天下之美女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

皆止先施西施一也良曰毛嫱西施皆古之美女也若對此神女則必鄣袖掩面不敢程比安式近之

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

尚

善曰近看既美復宜遠望也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翰曰既妖美而有姿望骨法殊異正

合侍君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

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

溫潤之玉顏

善曰暢申也未可申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毛萇詩傳曰妹美色也禮記曰

玉溫潤而澤仁也向曰莊敬妹美也言豐盈敬美顏色溫潤如玉

眸子炯迴其精朗兮

瞭了多美而可觀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銑曰眸子瞳子也炯朗也

眉聯

娟似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

濟曰聯娟微曲貌

素質幹之醲

龍女

實兮志解泰而體閒既婉

居委嫿獲

於幽靜兮又婆娑乎

人間

善曰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閒不急躁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桓也說文曰婉靖好貌廣

雅曰嫿好也韓詩曰靜貞也良曰婉閒嫿靜也言習閒靜於幽隱之處婆娑放逸貌

宜高殿以

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

珊

善曰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穀今之輕紗薄如霧也翰曰宜置高殿之上翼然使放縱自寬也

玉珊

珊望余帷而延視今若流波之將瀾善曰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

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向

奮長袖以正衽而今立踟躕

而不安

善曰說文曰社衣衿也自衿嚴也言奮去長袖以正衣衿也踟躕反側貌

澹清

靜其情

淫一嫔一計切五

兮性沈詳而不煩

善曰澹靜貌情和也嫔淑

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靜

厭惡注云善本作瘞列女傳注曰瘞深窵也濟

時容

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

五臣作

意似近而既遠兮

若將來而復旋

善曰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將來可觀之意更速也謂

復更速也旋回也

褰余幬

傷

而請御兮願盡心

五臣作盡盡

之惓惓

首權反帳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惓惓良曰惓惓也惓惓盡心貌

懷貞亮之絜清兮

卒與我乎相難

翰曰卒終也終與我相難而不相近

陳嘉辭而云對兮吐

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

而未結兮魂煢煢

善作煢

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

音而哀歎

平頽普

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

善曰精神

也未結猶未相著煢煢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頽色也方言

曰頰怒色青貌斂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捉顏色自矜持也向曰亨通也言神雖許通竟未結愛也銑曰

頰色干求也言顏色薄怒自守持則不可犯觸而求之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

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大傳

善曰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

曰尊敬師傳又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傳翰曰言神女搖鸞珮整容顏命女師女傳將歸也歡情未

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

音符善曰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向曰言將去未行之間又迴顧相向目略微眄精

彩五臣作采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

副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

善曰目略輕看精神

光彩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佳也銑曰訖

究皆盡也

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上然而冥忽不知

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善曰毛萇詩傳曰據

依也濟曰徊腸傷氣惜離別也闇然冥忽失所夢形象也言此懷抱誰人可言惆悵至明而求之

登徒子好色賦并序

宋玉

翰曰宋玉假設登徒子之詞以為諫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襄

善無襄字

王短宋玉曰

善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

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孟嘗君至楚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良同善注

玉為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

五臣作詞

又性好色

善曰閒靜也麗美也

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翰曰言玉容貌美麗能為幾微之詞願

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

貌閒麗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辭所學于師也至于好色

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

善曰道自解說也

有說則

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

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

善無臣字

東家

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

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

膚若冰雪

向曰眉色如雪

晉如束素齒如含貝

善曰莊子孔子

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

螺其色白銑曰素白貝玉也

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

蔡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嫣然笑貌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

濟曰陽城下蔡楚

之二郡名蓋貴人所居中多美人

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善曰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

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擘耳

力全

善

唇歷齒

善曰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擘病也說文曰齧張口見齒也歷猶疎也良曰齧

唇謂語而露齒也

旁行踽踽

又疥且痔

音雉曰踽踽善



僂也廣雅曰僂僂曲貌說文曰疥癢也痔後病也登徒子

悅之使有五子王熟

善作孰

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

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

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

善曰章華楚地

名大夫楚人入仕于秦時使襄王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況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向曰章華大夫亦

假言之也大夫言玉稱此自謂守德不如此

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

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

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

善曰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

同善注

出咸陽熙邯

寒鄆丹

從容鄭衛漆

臻

消子之間

善曰

熙戲也毛詩曰漆與消方渙渙兮毛萇曰漆消鄭兩水名

濟曰熙猶嬉游也漆消二水名其中鄭人游觀之地

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鶻倉鶻

庚

皆皆

羣女出

桑

善曰毛詩曰倉庚啁啁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良曰鶻鶻鳥名啁啁鳥聲言羣女出游于桑也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

翰曰姝美女也

臣觀

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

音墟

善曰毛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

子之祛兮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向曰大夫自稱觀麗者稱詩以贈大路詩篇名也言逢美者攬

衣袖欲與同贈以芳華五臣作花辭甚妙善曰折芳草之華以贈之為辭甚妙

歸也祛袖也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於是處子悅

銑曰芳花芳草也折芳誦詩以贈此女況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

往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善曰處女未嫁者悅失意之貌體疏相離殊遠謂異于未贈花

前所視濟曰處子女子也言若有相望復稱詩曰寤而又守禮不求情意已密而形體疎也

春風兮發鮮榮繁齊侯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

生善曰復報也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齊莊也言自繫貌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花欲

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良曰處子稱詩以荅大夫也寤見也言見春發萬物之榮乃絜齋戒以待惠和之音而今贈我大路之詩我則不如無生也

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

五臣作詞

相感動精神相依憑

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

楚佳

故足稱也

于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善曰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

詞宋玉雖不連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也翰曰雖以微詞精神相感而已執義守禮終不

差失如此故足稱於王

洛神賦

并序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翰曰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丘王死諡曰陳

思王洛神謂溺於洛水為神也植有所感記而賦焉善曰記曰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后

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

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尋悟因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輟輒將息洛水上因思甄后忽若有見遂述其事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

曰宓妃

翰曰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還還雍丘也斯水洛水也

感宋玉對楚王

說

善無說字

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余從京師

善作域

言

歸東藩

善曰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

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宮然京城謂雒陽東藩即鄴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銑曰京

師洛陽也東藩雍丘也藩者猶為國之藩籬

背伊闕越轅

還轅

經通谷陵

景山

善曰史記吳起曰梁之居伊闕漢書沛公從轅轅臣瓚曰在緄氏東南也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

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緄氏縣南七里濟曰背違也伊闕龍門山越踰也轅轅坂名景山

山名經謂涉歷也

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

五臣作乃

稅駕乎衡

胡庚

皋秣駟乎芝田

善曰衡杜衡也皋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有神芝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

芝草良曰殆危煩疲也馬疲故車殆也稅舍也衡皋香草之澤也秣駟飼馬也芝田地名也容與乎

楊

五臣作陽

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

善曰楊林

地名生多楊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悅

翰曰言精神思緒忽然移散

俯則未察仰

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

有覲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

五臣作此

豔也

善曰未察猶未

的審所觀殊異也毛詩彼何人斯向曰覲見豔美也

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

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

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

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遊龍乘雲翔翩

翩然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昇

文選

十九

體翩輕如驚鴻體翩輕如驚鴻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善曰朱穆鸞金賦曰北光榮于秋菊

齊英茂于春松銑曰秋菊髮髯兮若輕雲之蔽月飄

颯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善曰正厯

曰太陽日也濟曰言輕妙光彩似之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淥波

穠纖得中善作脩短合度善曰神女賦曰穠不短纖不

蓮花出淥波也翰曰穠肥纖細也言肥細長短正合體度肩若削成胷如約善作

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善曰魏都賦曰擬華山之削成

登徒子好色賦曰胷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楚辭曰小胷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皓



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向曰言肩膊如刻削而成也約束素白也頸亦項也皓白也言長項質白皆露

之芳澤無加鈿華不御善曰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鈿華粉也博物志曰燒鈿成胡

粉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鈿華粉也言不施于首面也雲銑曰芳澤香油鈿華粉也

髻戔戔脩眉聯娟善曰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戔戔高如雲也脩長曲

而細也濟曰雲髻美髮如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雲也脩長也聯娟微曲貌

善睐賴靨叶輔承權善曰神女賦曰眸子炯其精朗離

人頰有靨輔也權兩頰睐旁視也良曰眸子也善睐謂美瞻視也言靨文之生輔承其頰瓊姿豔

逸儀靜體閒善曰神女賦曰瓊姿瑋態又曰志解泰而體閒儀靜安靜也體閒謂膚體閒暇也

翰曰言姿態美逸威儀體德皆閒雅也  
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奇服曠世善作

代骨像應圖  
善曰柔弱也綽寬也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應畫圖也向曰言情志寬和

善于言辭骨法  
形像皆應圖相披羅衣之璀璨兮珥二瑤碧之華琚  
音居

善曰璀璨衣聲山海經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報之以瓊琚毛萇曰琚佩玉名銑曰璀璨明淨貌珥

猶服也瑤碧皆玉也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太

皇后花勝上為金鳳以翡翠為毛羽步搖貫明珠八劉駟駘玄根賦曰戴金翠珥珠璣劉熙釋名曰皇后首飾

曰副翰曰首飾謂釵冠之屬言黃金翠踐遠游之文羽裝其釵冠綴明珠于上以光耀其首也

履曳霧綃之輕裾  
善曰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

曰動霧縠以徐步良曰俗傳鮫人從水中出魯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兪也向曰遠遊履名大謂

文飾也霧綃薄縑也褕裙褕也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于山隅於是

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陰桂旗善曰芳藹芳香掩藹也楚

辭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銑曰微猶腴也踟躕徘徊貌言腴幽蘭徐步徘徊于山之隅角

濟曰縱體輕舉之貌嬉游也旄旗屬舉以號令桂旗謂以桂為旗竿也攘皓腕於神滸荒

兮采湍瀨之玄芝善曰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滸水涯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傅瓚曰

瀨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

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善曰毛詩曰子無良

媒翰曰悅其美恐不見眷故心振動不樂願誠素之  
既無良媒通接歡情故假託風波以達言辭

先達解玉珮以要平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

抗瓊琚帝徒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善曰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謂立

德明詩謂善言辭古人指水為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  
琚玉也潛淵謂所居也向曰願達心素故解所佩玉

乃將要而與之歎神女脩信習禮抗舉瓊玉  
以應和我指所居之川為期會水居曰潛執眷眷之

歎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

疑善曰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  
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

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去爾雅曰  
猶如麋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

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無度後下須臾又上如此  
非一故不決者稱猶焉一日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  
預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  
多疑每渡水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銑曰靈神  
也言我持款誠于神恐此神誑我也鄭收和顏而靜志  
交甫同善注恐復如之故悵然狐疑

今申禮防以自持于是洛靈感焉徙倚傍

五臣作彷徨申展

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也東  
阿所謂洛靈濟曰言收靜容志以禮自持約也良

曰洛靈洛神也感  
謂其申禮自持

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

若將飛而未翔

善曰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華臺賦曰縱  
輕軀以迅赴若離鵠之失羣言如鶴鳥

之立望 翰曰言神之光彩或明或  
闇如鶴之立似將飛矣而未翔舉

踐椒塗之郁烈步

蘅衡薄而流芳

善曰椒塗蘅薄言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向曰椒塗以椒泥飾道也薄叢生

也言神步踐以流芳

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

雜還

徒合

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

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

善有

今詠牽牛之獨處

善曰厲急也離還衆貌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

離騷所謂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婦織女為婦織女牽

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瑤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銑曰衆靈衆神也雜還言多也南湘二妃湘水神也謂舜妻娥皇女英游女漢水神也皆攜游戲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旁與織女相隔故云獨處此摠無伉儷之耦故歎詠之以感陳王揚輕袿圭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

若神陵

五臣作凌

波微步羅韞

武月

生塵

善曰

陵波而韞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即

神而言若者夫神萬靈之總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人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韞足衣也向曰袿婦人之上服也迅疾也言疾如鳧鳥之飛也微步輕步也步於水波之上如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

精光潤玉顏

善曰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觀其傾盼精光顏色如玉之溫潤也

含

辭未吐氣若幽蘭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曰謂含言辭未吐芳香之氣皆如幽

蘭華容婀娜可娜

良曰令我忘餐

善曰張衡七辨曰螭蟻之領婀娜宜顧杜鵑襍祝曰

懷季女使不餐思此之美遂忘其餐

於是屏

併翳收風川后靜波

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并無明據曹植誥洛

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植既指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川后河伯也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

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向曰屏翳風師也川后河伯也言使收靜其風波也

馮夷鳴鼓女媧清歌

善曰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簧暴辛為塤宋均曰女媧



黃帝臣也暴辛周平王時諸侯  
夷水神女媧造笙簧者使之擊鼓  
銑曰馮騰文魚以警

乘鳴玉鸞以偕逝

善曰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  
乘警戒也楚辭曰文魚兮失瀨又曰

將騰駕兮偕逝神女賦曰搖珮飾鳴玉鸞楚辭曰鳴玉  
鸞之秋秋濟曰既是水神故文魚為之警乘也偕俱

逝往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

善曰春秋命歷序  
曰有神人右耳蒼色

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貌春秋命歷序曰  
人皇乘雲車山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  
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來  
良曰神以雲為車而馭龍也容裔行貌鯨鯢踊而夾轂

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止過南岡紆素領迴清揚

善曰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毛詩曰領  
如蝟蟻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翰曰以鯨鯢水禽

為侍衛也。泣，小水也。領，頸也。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眉目之間也。紆，迴言。迴首相視也。

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善有分字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

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音郎，善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微

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擘茹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良曰：神動脣陳交會之意。言幽明道異，深怨此盛年

不得與君相當，因舉袖掩涕，淚浪然流於衣襟。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

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五臣無分字獻江南之明璫。善曰：良會夫婦

之道，鄉猶方也。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效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銑曰：悼，傷也。傷此會永絕，各往異鄉。

空此微情，不足效愛，故雖潛處于太陰，長寄心於君王。脫明璫獻之璫耳珠也。

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

善曰太陰衆神之所居漢書音義孟康曰宵化

也

濟曰太陰鬼神道悟見也宵闇冥也言忽不見所舍止悵然闇冥隱其光彩

於是背下陵

高足往神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

善作怨善曰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傅

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雖往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顧望生愁

良曰足冀靈體之復

形御輕舟而上泝

素善作遡同

浮長川而忘反思繇繇而增

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

善曰遡逆流向上也繇繇密意也毛詩曰

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霜冀望此神復見浮舟上水以候之既不能見思慕耿耿

言

霑霜不寐而至明也

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

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向曰僕夫馭人東路東藩路也  
銑曰抗舉也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

四言并序 善曰補亡詩序曰哲與  
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

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  
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東廣徵

翰曰王隱晉書曰東哲字廣徵陽平人  
也賈謐請為著作郎嘗覽周成王詩有其

義亡其辭惜其不  
備故作辭以補之

南陔

古來

孝子相戒以養也

善曰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  
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

友缺矣陔隴也  
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

向曰言南者南方

循彼南陔言採其

蘭善曰言蘭芬芳之物故必循陟以采之喻己當自身盡心以養銑曰循順也蘭以香孝子採之以養父

母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善曰庭闈親之所居

眷戀思慕也言我思歸供養心不暇安居謂未仕者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濟曰彼居

之子謂未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善曰言相戒盡心以養仕之人也良曰相戒馨絜其朝

夕之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善曰草油油而從風喻已亦供養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歌

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貌翰曰厥其也油油喻柔順也彼居之

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

善曰言承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羞有滋味者向曰

羞食也 有獺有獺在河之溪 俟凌波赴汨 于噬 誓 魴 防 捕

鯉 善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字林曰汨深 水也 銑曰獺水獸捕魚以祭先也 喻孝子求珍異

以養也 淡水涯也 汨急流 嗷嗷 五 林 烏 受 哺 于 子 善曰 啞 嗷 捕 執 魴 鯉 美 魚 名 高 爾 雅

曰純黑而反哺者烏也 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 養 濟曰嗷嗷聲也 言烏鳥之微亦聲鳴受哺於子

隆敬薄惟禽之似 善曰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 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

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 耳 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 濟曰養厚

敬薄者與 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善曰鄭玄毛詩箋云介 烏相似也 助也 毛萇詩傳曰祉福

也 翰曰勗勉虔敬丕大 也 言勉增爾敬以助大福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善曰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 銑曰白華美廉恥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言孝子事父母亦復絜已如白華 善曰毛詩曰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纂要曰草叢生曰薄此喻兄弟比于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雜方于華萼自然鮮絜 濟曰喻孝子事父 衆雜方于華萼承白花于幽薄之中而鮮絜也 絜絜門

子如磨如錯

善曰毛詩曰絜絜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毛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良曰絜絜爽悟貌 終晨三 門子謂嫡子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勵也

省匪情其恪

善曰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情厥恪 翰曰盡一 日三度省察已之所行事非取情其勤恪也匪非也 白

華絳跌在陵之陬

子溝反足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跗萼

向曰絳

紅色也跌花足陬陵角也

循循所練

士子涅而不渝

善曰循循鮮明之貌論語不曰白乎

涅而不緇渝變也言孝子之鮮明

雖染不變也

竭誠盡敬疊疊忘劬

善曰毛萇詩傳曰疊疊勉勉也竭盡也言盡其誠敬勉勉忘其劬勞

白華玄足在丘

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應劭風俗通

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梁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良曰堂堂出衆貌言孝子不得有所營欲

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點汙也點

與玷古字通也言鮮潔法于晨葩

良曰侔法點汙無所汙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善曰子夏序曰華黍廢則畜積缺矣向曰華黍美時和

也

黹黹徒感

重雲習習

善作輯輯和風

善曰黹黹黑貌毛萇曰習習谷風毛萇曰

習習和舒之貌輯與習

黍華陵巔麥秀丘中

善曰毛詩曰黍稷方

麥

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靡濟曰陵巔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

田不播九穀斯豐

善曰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稷黍秣麻大小豆大小麥

良曰靡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稔

奕奕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

直留

華禾

善作亦

挺其秀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奕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貌凡

水下流曰雷廣雅曰稠穢也穢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翰曰玄霄和氣也甘雷雨也挺出也

靡田

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

今所

其穡

善曰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畝曰穡向曰芒芒寬廣貌參參長盛貌

穡

許

我王

委充我民食

善曰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以有三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銑曰委積也言

為王之穡積以充人食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廣雅曰翼

翼明貌猷道也濟曰言王道明盛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理而生也子夏序

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善曰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

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羣生仰之蠢蠢

以安翰曰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

庶類王亦柔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蠢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柔安也也言庶物之類王者以道安之

向曰蠢蠢衆多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

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

善作在在

草魚躍順流四時遞

謝八風代扇

善曰萬物既由於道羣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四時也獸在草魚躍順

流言皆得其時也

銑曰言王從道而化萬物各得其所故時和八風不失節八風八方之風也

織阿

案畧星變其躔

直連切五臣作星躔其變子曰織阿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

善曰淮南

晷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

翰曰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案其畧

次不失常也

五緯

善作是

不愆

善作逆

六氣無易

善曰尚書云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

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

也良曰同善注言無錯逆變易惜惜我王紹文之跡善曰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

惜惜杜預曰惜惜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善曰萬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

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

愛

植物斯高動

類斯大

銑曰藹藹茂盛貌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所宜而高大

周風既洽王

猷允泰

善曰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塞泰通也言周室風和既洽王道信通上下

濟曰漫漫

莫方輿廻廻洪覆

善曰淮南子曰以天為蓋以地為輿曾子曰天道曰貧地道曰方翰曰

方輿地也洪覆天何類不繁五臣作煩何生不茂物極其性

人

五臣作民

永其壽

善曰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漢公孫弘對策曰

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翰恢恢大圓茫茫九壤善曰

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傳曰芒芒九土向曰恢恢茫茫皆大也大圓天也資生仰化于

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善曰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易曰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莊子曰終天年而不

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

之道也銑曰言天地養萬物皆極其性而無夭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善曰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

曰儀宜也蒼頡篇曰宜得所也子夏肅肅君子由儀率

性善曰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謹敬也禮記

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五臣曰爾雅

也郭璞曰聰明鑒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毛詩曰依彼

平林有集維鵲翰曰言明君以仁愛為政則魚鳥各

得其性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賓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

矣何思何脩善曰賓謂羣臣也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

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

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修之為向曰遠賓皆寫其誠

信明主盡文化內輯武功外悠善曰輯和也言以文化

心撫之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

外遠也悠遠也 向曰言  
文化和內武功及外而遠

## 述德

###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 善曰陳郡謝錄曰玄字幼  
度領徐州牧苻堅傾國大出玄為

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  
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  
主隆人逮賢相祖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  
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 謝靈運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  
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

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太守為有司  
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  
於三江口篡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罰  
詔於廣州棄市 銑曰述其祖謝安謝玄之

德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

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濟曰達人賢達之人謂祖玄也貴我謂輕物重身也言情之高

屬及於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善曰纓繞也垢滓也氛氣也謂世事皆惡

不相纓繞不離塵霧嵇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良曰言兼有濟物之心不為塵垢所

纓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

善曰魏都賦曰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千

木之德自解紛也幽通賦曰木偃息以蕃魏兮展季柳下惠也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誅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

兮遂謚曰惠干木不仕為魏國藩屏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

善曰呂氏



春秋曰秦將興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  
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于邊候暗之道  
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也音  
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  
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曰魯仲連  
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  
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  
請出秦將聞之  
為卻十五里  
臨組乍不綵薛  
對珪寧肯分  
善曰史記  
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臨組不肯綵對珪  
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據仲連  
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  
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  
肯分珪也  
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善曰恩惠及物  
而不受賞言勉

銳同善注

其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

荅荅 條 歷千載遙遙播清

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

君子以經綸

良曰荅荅遙遙皆遠也謂高讓之德清

塵遠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智經綸之材能繼魯仲連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

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

屯難也言玄委棄講藝與王羲之隱于會稽之山以綴

道論後出為將軍破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符堅故云安世難

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

翻然改節以隆斯民

向曰謂敗符堅以尊晉主能盛

於國

人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

善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

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帝沒于平陽

銑曰言中夏喪亂未解散也已止也

崩騰永

嘉末逼迫太元始

善曰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濟曰永嘉

太元並西晉年號崩騰破壞貌逼迫言為胡虜等奔逐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蹠

子育

圯

平鄙反

善曰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

近于春秋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詩曰今也日感國百里爾雅圯敗覆也良曰

河外洛陽也言為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正介間也還于江間迫促狹小屢有毀敗也圯毀也

萬邦咸

振懾橫流賴君子

善曰懾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橫

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翰曰拯溺由言萬國恐懼得免橫流之禍者蒙君子之力

道情龕

戲

暴資神理

善曰拯濟也溺沒也孟子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道有情有信

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關聰鏡神理向曰龕勝也言拯橫流之溺由懷道情勝暴靜亂資神妙之理秦

趙欣來蘇燕魏遲

去

文軌

善曰尚書曰後予后后來其蘇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銑曰遲待也秦趙燕魏四國言皆欣其蘇息以待文軌同也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

止

善曰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諸兄曰

上捐國家累世勛勞遠圖之功濟曰太傅謝安也謝世運謂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遠之謀因此而止高

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善曰山居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為

十二州時晉有其七故云七州史記曰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良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隨山疏言辭七州之命隱於五湖湖有五道故云五湖

濬潭傍巖藝枰梓

善曰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所申高栖之意疏開也濬深也楚人謂深水

為潭

翰曰疏鑿濬深

藝種也枰榆枰木名

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善曰貞正

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美向  
曰遺其冠冕之情是捨塵物也

勸勵

善曰勸者進善之名勵者勗已之稱

諷諫詩

并序  
四言

韋孟

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

孟為元王傳

善本有兩傳字

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

作詩諷諫

善本有曰字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交為楚王薨子

郢客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

齊曰戊與七國同反故無謚號

善曰

應劭曰左傳曰在商為豕韋氏

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 良曰肅肅敬也我祖孟祖也在殷封東

郡韋城故

黼衣朱黻四牡龍旂

善曰杜預曰白與黑謂之黻朱黻上廣一尺下

廣二尺長三尺以皮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

翰曰謂封為諸

侯故得服黼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

善曰毛詩曰彤弓昭

得專征伐撫寧遠方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

績惟光

善曰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豷韋為商伯言豷韋與大彭互為伯于商也迭互也銑曰言其摠

齊諸侯以翼佐大商也迭更也言更相于此其功光大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善曰周禮

曰時見曰會衆類曰同濟  
王叔聽譖寔絕我邦  
善曰

曰言歷世為諸侯預會同禮  
王叔聽譖寔絕我邦  
善曰

曰王叔周末王聽讒受譖潤絕豷韋氏史記曰慎  
我邦

既絕厥政斯逸  
善曰應劭曰自絕豷韋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也管子曰令不

行謂之放瓚說是也  
翰曰言絕  
賞罰之行非由  
善作

我國之後王政放逸遂至微弱  
向  
庶尹羣后靡扶靡衛  
善

王室  
善曰繇與由古字通  
向  
庶尹羣后靡扶靡衛  
善

尚書曰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天  
五服

下諸侯也  
銑曰言衆正羣后無有扶衛之者

大選

崩離宗周以陞

善曰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論語曰邦分崩離析詩黍離閔

宗周也毛萇注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濟曰言崩壞離散周之宗社從此而陞

我祖斯微遷

于彭城

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良曰從此微弱始遷居彭城

在子小子勤唉

呼

厥生

善曰方言曰唉歎辭也予小子孟子稱也歎其生之微

阼

五臣作阼此慢

秦耒

盧會耜似

斯耕

向曰因阼于秦家嫚毒之法而耕于野

悠悠嫚秦上天

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鉉曰天不安秦而授之于漢

於烏赫有漢

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善曰言漢之所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平

濟曰漢征四方所往必來萬國所以平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

良曰厥弟元王也建立也



謂立為侯伯于楚

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慎恭儉靜守一道也 翰曰俾使也小臣韋孟也言元王戒慎恭儉有沈靜守一之

德惠此黎民五臣作人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善作後

善曰漸沒也應劭曰即位且三十年漸世沒世也 向曰言能惠愛眾姓納用輔佐之言烈業也言已沒上代

乃垂業于夷王乃及夷王剋奉厥次五臣作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

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善曰夷王立四年薨纂統宗祀也 毛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

銑曰惟王謂王戊也言夷王亦能奉其緒然命不長而至王統祀也左右陪從之臣皆美士如何我

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善曰守其富貴保其社稷丁儀妻寡婦賦

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濟曰言王不思守保統緒不為履冰之戒以繼

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五臣本是驅務

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俞所弘匪德所

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善曰馳騁犬馬悠悠然遠也媮與愉同樂也人失稼

穡以困乏而王反以為樂也良曰言王廢政事以田獵輕忽苗稼匱乏生人以自媮樂所大所親者皆非賢德美俊但恢大苑囿而信讒諛諛馬踰踰以朱切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

曾不是察既藐

邈

下臣追欲縱

五臣逸善曰如淳曰踰作樂踰目媚貌史記

曰不如周舍之嗾嗾與諤同諤諤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

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翰曰同善注言王不察諂媚之夫中

老也正之嫚慢彼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向曰謂嫚先王之業無德

而被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九

族既睦尚書曰舊有令聞銑曰睦亦親也令善也言王不能早起夜卧以美善聞也穆穆天子臨

照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明下土濟曰穆穆明王也下土猶天下之土

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茲怙五臣作怙茲善曰茲此謂此

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漢戚以致危殆良曰言王不顧羣司之法正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

親也言危殆親近於此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

彌彌其逸岌岌其國

善曰言王不思之不鑒鏡之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應劭曰彌彌猶稍稍

也罪過滋甚岌岌欲毀之意 翰曰曷何也彌彌稍稍益也岌岌危也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自視已之事而

嗣位無法則稍益其放逸國將危亡也 致冰匪霜致墜匪慢瞻惟我王時

靡不練

善曰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微霜致墜無不先由

驕慢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向曰謂積霜成冰積慢成敗言我王亦不受教練前

事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

五臣作穆 以霸 善曰言欲

興其邦國救其顛墜誰能違於悔過乎尚書曰詢于黃髮則罔所讐 銑曰能興一國救顛危者誰肯違遠悔

過之事追思老人言秦穆公所以成霸業也

歲月其徂年其逮者

苟 於 烏 赫

君子庶顯于後

善曰徂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耆老壽也歎

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翰曰逮及耆老也於赫美也言歲月將邁以及于老何不美君子之

道庶光明

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向

我王不覽此美不近老人何不以此時為鑒哉

### 勵志詩

四首

張茂先

銑曰勵勉也謂勉志以脩德業

大儀幹

括運天迴地游

善曰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玄曰

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幹轉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

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

濟曰大儀大道也言大道迴運四氣鱗次寒暑環周使天左旋地右旋旋猶轉也

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差池雜還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環未

始有極良曰四時寒暑如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善曰魚鱗之相次循環而無極

火星也爾雅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秋涼風振落熠以翰曰星火流火也西方色白故曰素秋

耀羊宵流其一善曰月令孟秋涼風至毛詩曰熠耀照宵流宵行毛萇曰熠耀燐也燐螢火向曰振落

也謂振其落葉熠耀吉士思秋寔感物化善曰思悲也螢也宵流謂夜飛

崔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銑曰吉士至秋而

哀思是感日歟善作與月歟荏苒代謝善曰毛詩曰日居月諸淮南子

物遷化也曰二者代謝而踏馳顏延年曰來者為代去者為謝

濟曰夏盡秋來故曰代秋來夏退故曰謝荏苒猶漸進

也言日月相推漸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

進至此代謝也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嗟爾庶士

川之流也向曰言性命之往日夜不息胡寧自舍其二善曰言逝川之流不息日夜亦當感

舍止不脩德業仁道不遐德輶由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善

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向曰輶輕鮮少克能也言仁德之道

其求不遠其輕如羽求之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善曰毛詩曰秩

秩大猷說文曰玄幽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為也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于可知鉤曰猷道先民五臣作人有作貽我高

矩其三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雖有淑

姿放心縱逸出般五臣作盤于游居多暇日善曰孫卿子曰

日者其出入不遠良曰言有淑美如彼梓材弗勤丹

漆雖勞朴斲卓終負素質其四善曰尚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翰曰梓匠理材不勤以丹漆飾之雖養由矯矢獸號平

于林蒲盧五臣作蒲蘆縈繳神感飛禽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



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抱樹號  
矣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鷁于  
青雲汲冢書曰蒲且子見雙鳬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  
故言感也向曰楚王游于林中後緣木射之不中命  
養由基射之矯矢後抱木而號也蒲蘆即蒲且也繳矯射  
也蒲且射雙鳬中一而一不中者亦隨之下言皆至妙

之感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其五善  
與

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答賓戲曰浮英華耽道德  
銑曰末伎謂繳射也言末伎用心尚感如此況窮精樂

道豈有幽深而不通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善

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  
不失其充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文貌

體濟曰言清其思慮棲志于浮雲之上如彼南畝力耒

既勤蕙

彼苗

致功必有豐殷

其六

善曰以農喻也

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

曰譬如農夫是蕙是

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耨

耘也壅苗為莠良曰言農夫勤耘草壅苗則殷豐喻

學者勤于道

德亦致光大

水積成川載瀾

五臣作潤

載清土積成山歆

許

蒸鬱冥

善曰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尸

子曰土積成岳則梗柟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

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殷顯宗頌曰蕩蕩

川瀆既瀾且清張揖字詒曰歆氣上出貌

韓曰山川

皆水土所成及其大也則生波濤起雲霧人能積德業

至于廣大亦賢智發

焉歆蒸雲霧氣貌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

隆德聲

其七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

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隆德聲

其七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

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

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表喬碑曰于茲德聲發聞遐邇  
向曰言山川不辭讓其塵盈故能高深言人亦當含弘

光大以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善曰老子曰高必以下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于毫

崇德聲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

基又曰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銑曰言川廣自五臣源成人在始善曰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

從小至大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于一勺卒成不測也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

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與善濟累上微以

曰川之廣大在于泉源人之成德在于初始微以

著乃物之理善曰孫卿子曰盡小者大積微者著良曰積微以至于著是物之通理也縵

墨牽之長實累去千里其八善曰凡言物之大必資于小故此言若輕于小亦累于

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

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縵牽長故縵牽于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于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縵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貌不脩德如千里馬也輪曰縵索也以御馬也言復禮終朝天下歸仁人體貌雖美無才學亦縵牽之累

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若金受礪若泥在鈞善曰大戴禮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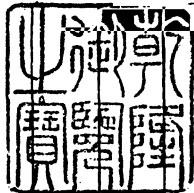
子曰學不可以已是故金就礪則利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

陶家作器于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謂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銑曰金受磨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

人亦因學以就其進德脩業善曰周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

及時也又曰君子之光其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道隰習朋仰慕

予亦何人其九善曰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  
曰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  
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  
之德華言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良同



文選卷十九